

副中心探宝

之

本报记者 张群琛 李君展

大师的「小」

扫除凡格自成一派

迈入展厅第二单元，明显感到绘画风格陡然一变，这是齐白石变法之后的作品。转益多师，大胆革新之下，他逐渐从早期对工细绘画风格的模仿转向生动自如的潇洒挥毫。

展厅中悬挂的一幅《红梅》便是生动体现。若说入口处的那幅《墨梅》是淡墨勾勒，这幅《红梅》则浓墨重彩得多。画中墨色描摹的一根主干占据画面中间的主体位置，顶部垂下几根墨色枝条，上方一朵朵红梅点缀于枝丫上，明艳而浓烈。“早期齐白石的画梅学习宋代杨无咎和同乡尹和伯（清代画家尹金阳）工细的双钩画法，也就是用线条勾勒物象的轮廓，后来吸收了吴昌硕的金石笔意，变化为浓重热烈的‘红花墨叶’。”张楠介绍。画上题款为“东风随意到深林，吹放枝头出色新。千万紫红论心骨，梅花到底不娇人。久不画梅花，手愈生，花态愈老，非欺人语也。白石并题记。”题款也不似之前单辟出一方空间来题，而是随意书写于垂下的枝条左侧，整幅作品正应了题款中的“随意”一词。

往展览深处走去，一幅《九秋风物图》可谓将“红花墨叶”的风格诠释到极致。这是齐白石84岁所画，170厘米的长卷上，囊括了秋日的花草生灵，红枫、金桂、雁来红、牛筋草、秋海棠、秋菊以各种浓烈色彩跃然纸上，蝴蝶、蜻蜓、螳螂等多彩的秋虫飞舞跳动其中，秋蝉在树枝吟唱，热闹的画面冲淡了深秋自带的萧瑟冷寂。细看去，画面左下角空白处两只草虫正在爬行，栩栩如生。虽是工笔画法，但相比此前的草虫更为简略，颜色也由黑白变为彩色，更加生动明艳。

“齐白石的工虫画经过了‘写生而后写意，写意而后复写生’的反复过程。”张楠说，齐白石初至北京时，他的工笔草虫最受市场欢迎。后来齐白石逐渐将工细草虫和大写意花卉结合，更加和谐生动。晚年的齐白石因目力所限，便以粗笔画写意草虫，寥寥数笔便体现出其生动活泼的天然之趣。这幅作品题款上写着“白石老人齐璜昏眼”，提示作品是高龄的齐白石“昏眼”所作，因此其工笔草虫有可能是此前画完后留在手中以应对年老目衰，补全写意花卉后再题款。图中的美好风物属于白石老人对星塘老屋、寄萍堂等地的记忆，寄托了客居京华的他对家乡的眷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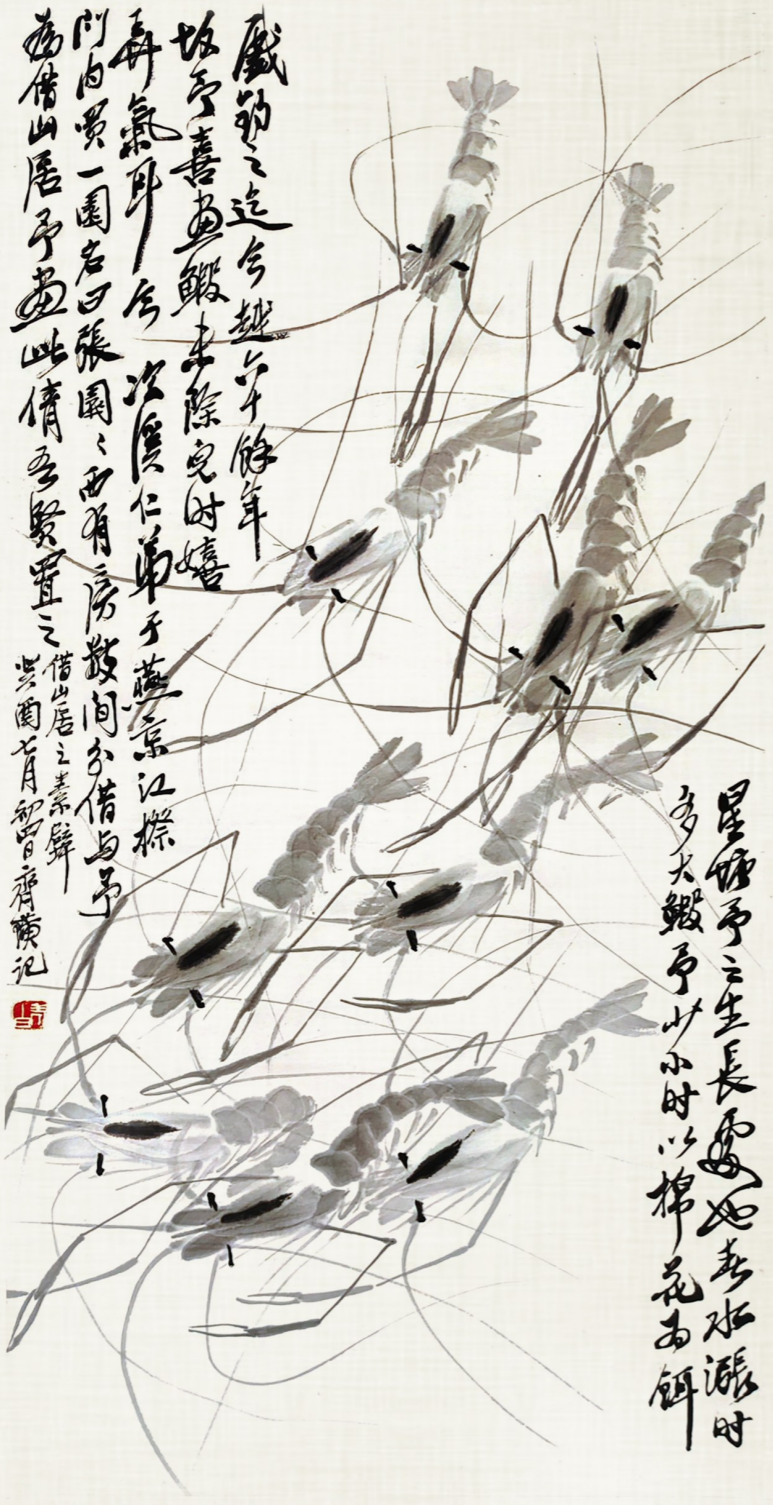
展览中自然也离不开齐白石的标志性作品——虾。展柜中一幅《钓虾图》吸引了不少人围观。这是齐白石69岁时所画，画中有10只虾，正沿着同一方向游动，有浓有淡的墨色勾勒出虾头与虾身，长长的虾须交错在一起，酣畅随意。“齐白石画虾经历了五次变法，最初画虾造型简单僵硬，后期他画的虾不再追求形似，虾头与虾身用墨浓淡分明，以体现透明质感。虾足逐渐简化，虾须更加流畅，以体现长须在水中飘动的动感，从而达到不似之似的画面效果。”张楠说。画中的题款上，道出了齐白石一生钟爱画虾的缘故。齐白石小时生长在湖南省湘潭市白石乡李子坞星塘，每逢春水涨时，池塘里便满是大虾，幼时的齐白石喜欢以棉花为诱饵钓虾，虾便成为了他此后作品中的浓烈标识。画《钓虾图》时，距离他儿时钓虾，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，但挥毫落笔间，浓淡墨迹里，仍可见少时童趣。

启事二则彰显气节

1926年，已经64岁的齐白石花费2000银元买下了跨车胡同15号的院子，自此这位“北漂”便成了“居有定所”。在这里，除了日常作画之外，一些生活细节更反映出白石老人的气节。

展览的一个角落里有两件展品，既非书法亦非画作，只是两张贴在门口的启事条。其中一张原文为“白石老人心病复发，停止见客。若关作画刻印，请由南纸店接办。”张楠介绍，启事条是“七七事变”北平沦陷后，为了避免日寇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上门求画而作。“白石老人的‘心病’表面是‘心脏病’，实际是对国土遭到日本侵略的心痛。这个启事条书于元书纸上，经过长期日晒雨淋，留下了斑斑水渍。非常幸运的是，这张特殊的‘挡驾牌’被有心人留存下来，成为白石老人铮铮民族气节的历史见证。”张楠说。

另一张启事条写着“绝止减画价。绝止吃饭馆。绝止照像。吾年八十矣，尺纸六圆，每圆加二角。”北平沦陷期间，为了一家数十口人的生计，齐白石不得不以卖画为生。他痛恨“减画价”，其中“绝止吃饭馆”是担心通过请客吃饭、联络感情，趁机杀价。而“绝止照像”则有多方面原因：其一，担心不良用心的人与他合影后去卖假画；其二，可能与1935年的一段经历有关。据中国美术教育家王森然回忆，20世纪中国著名摄影师郑景康曾为齐白石拍摄十二张照片，并放大一帧赠给了齐白石，齐白石则以大虾一幅相酬，事后便宣布不招待任何画像与照像。张楠认为，白石老师大概是觉得不划算。“这张启事条落款，齐白石写上了自己的画价：一尺六圆。以他当时的名望，其实并不高。而‘每圆加二角’，往往是给中间人的酬劳。”



白石老人带着自己的画作来通州了。近日，“齐白石在北京—纪念齐白石诞辰160周年特展”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主楼1、2展厅开展，将持续至明年3月30日。展览精彩荟萃，汇集了绘画、篆刻、书法等200余件齐白石在北京创作的艺术品，不仅有齐白石代表性的“红花墨叶”大写意风格，也有画法变革前的部分代表性画作，甚至还能看到齐白石的工作记录、贴在门上的告示等生活化的小玩意儿。

决心变革破釜沉舟

1919年，齐白石定居北京。彼时，他依靠卖画为生，每天与水墨丹青相伴，用他自己的话说“不教一日闲过也”。可当时的白石老人似乎遇到了瓶颈，画作的销量并不好，他的心情也很差。不过在北京生活期间，他认识了陈师曾、梅兰芳等一众好友，尤其是在陈师曾的鼓励和支持下，齐白石决定改变自己的画法，那时的他已年近六旬。

展览的第一部分有一张《墨梅》，是齐白石在画法变革之前的作品。相较于大众熟悉的“红花墨叶”，这张《墨梅》非常典雅，以极细的笔触勾勒了树枝上的朵朵梅花，花朵与花苞交叠相映，新枝与老干交错相生，树干的遒劲厚重与花枝的轻健俏丽形成对比。在画作的上半部分，齐白石的挚友，亦是近代画家的陈师曾在画上题跋“酒后尝为尽情语，何须趋步尹和翁”，劝他不必迫随前人脚步，而要变革创新。同一时间，北京四大书法家之一的罗复堪也题诗赞许他身处寒寺，与寒梅为伴并笑着人间的姿态。在友人的鼓励下，齐白石决心开始衰年变法，不再拘泥于临摹前人的作品。

齐白石变革画法的决心在走进展厅的第一件展品中就有体现。走进展厅，首先见到的不是齐白石笔下活灵活现的虾、蟹等作品，而是一本泛黄且字迹密布的日记。这本《己未日记》记录了齐白石在北京期间与当地文人相识游玩的情况，去了哪、住在哪，皆有所记。“法源寺、观音寺、石经庵等齐白石初来北京居住的地方，都能在这本日记中找到。同时这里还记录了齐白石借住在朋友家的情景。”展览策展人、北京画院副研究员张楠说。这本日记中有一句凸显了当时的齐白石想要变革画法的决心，“余作画数十年，未称己意，从此决定大变，不欲人知，即饿死京华，公等勿怜，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……”

张楠说：“当时齐白石的画法主要是工笔画，画法接近于八大山人，由于懂的人不多，所以市场不是很认可，销量也不是很好。后来在友人的鼓励下，齐白石决心改变自己坚持了多年的画法。”

本次展览的第一部分中展示了不少齐白石画法变革之前的作品，其中一幅名为《豆角蟋蟀》的作品，吸引了很多观众。市民刘先生是齐白石的粉丝，他在这幅画前驻足良久。“画中的豆类是红色的，不是齐白石为了让画面的颜色丰富起来创作的，而是现实中有些豆类就是这个颜色，说明齐白石只会画出他见过的东西。”

相较于绿叶和红豆荚，画上的两只蟋蟀虽寥寥数笔，但细节绘制到位。仔细观察，其中一只蟋蟀的尾部有三根须子，另一只只有两根，竟分出了公母。此外，齐白石通过落笔的轻重，让观者可以直观分辨出蟋蟀的身体与翅膀。张楠介绍，这是齐白石在1920年创作的，彼时他已经开始逐渐改变他的画法。

这幅画清秋意趣，潇洒有味，而最大看点则是齐白石作的长篇题跋。1920年9月，齐白石应约来到梅兰芳的缀玉轩，梅兰芳亲自为其理纸，白石老人将这段在梅家作画的经历“详细记之”。其中部分内容为：“……近来作画大进，一日约余往看，因索余画此与观，客中笔砚虽极精良，未必合手，腕弟欣然理纸，情不可辞，随意一挥而成。腕弟他日名家，必不见此幅，笑我老来胆大也。画将完，玉芙弟来，余尤乐极，故详细记之。只是腕弟喜余小字，余虽以为苦，然人为知者死也。呵呵！”笑言梅兰芳的笔砚虽然极为精美，但是用着不合手，不过还是一挥而就。而且，白石翁还奋笔疾书，写了长长两行梅兰芳喜欢的小字，结尾“呵呵”两字，更是妙趣横生。

